

陳學昭著

倦旅

光華書局刊

第一

——無奈被他名利縛；無奈被他情攔——

『人生是人生，沒有其他的什麼。』年青的逸樵常常多疑地問着，又無疑地答着。

『人生是人生，沒有其他的什麼。』這一次真可問住了，——她自己，她沒有勇氣說這句自問自答的話了，怔怔地想着。

暑假期中的學校，彷彿是一個建築在梁上冬天的燕子窠，燕子已經南歸了，只剩着這空巢。這其間怎樣的淒涼與靜寂！然而逸樵却偏來填了這淒涼靜寂的境地。

這是在晚飯過後，校中同住的三四人，大概都外出散步去了，因為日間的談笑聲忽然沉默了。她呢，靠桌的椅上坐着，一手托着頤，呆呆地望着天邊的流雲。

室中的擺設，正和她的身心一樣，不安定的，沒有位置的，顯現得這不過是暫

時的，暫時的將就，如果我們願意詳細敘述一下，那也不十分費力的。譬如：牆角邊的網籃箱子，這些行李，不整齊的放着；靠窗口的桌子上，夾七夾八的堆了一案頭的書，室中央的方桌上，花瓶，杯子，……又雜亂無章的放了一桌，除此以外，那向西的一隻牀鋪，更是亂糟糟的。總之，從這些情形上看起來，我們不難發現，這是曾經過流浪生活的青年……

『母親呢，終歸是我唯一的母親；其他呢……本來是不關痛癢的。』她在呆望天邊流雲之際，忽然得到了這麼一個定理。同時她立刻閃映起生活中之一幕來了——在眼前。

一 流浪生活之起始

曾經有一個時候，她也如現在一樣……常常覺得這一切，竟沒有誰對她不是懷着惡意的，她是否定一切。一切都是虛偽，惟有自殺足以了却一切。她對於任何事

物的感情，不會增進，却容易退縮。……四面八方的對待，便一日不如一日。若是別人要說她是喜新厭舊，不如說外界的對待迫得她這樣的。人類的本能原是喜新厭舊的啊！

在這時期內，偶然的送來了一個消息是：

『皖事尙好，雖覺途遠，弟不妨以另一態度處之。』

這一下，她又跑上流浪人的路徑去了。

一葉帆船，在嘉陵江——俗稱徽河——裏航着，經過八日的帆船生活，使她枯寂到了絕頂，一直自南星橋下船，至於三日夜，船出了江干，經過了嚴州……兩岸的高山矗立，水流瀑布的聲音潺潺，不知何處的鳥聲清麗，……萬紫千紅，碧綠蒼蒼，大地盡佈滿了有生氣的春色，千餘年前的子陵釣台，也彷彿是開了笑顏，欣欣然迎送這一班天涯行客。不過逸樵却躺在鋪位裏，向她的dear——日記——訴苦：

『如果她們是愛我的，那麼就應該勸止我這次之行是不對的。她們期望我麼？』

她們愛護我麼？他們關心我麼？是的，我不應當這樣的看待她們，她們待我僅僅是這樣，我應當目她們如破襪一樣：不是我的朋友，不是我的家族，她們與我僅僅是毫不生關係的一隻破襪，——破襪還不如的。我不應當這樣好的希望她們待我。』這樣想時，她立刻又捨棄了一切……反泰然自若起來。這個情形，在她也不止一次二次了，每當苦痛絕了，悲哀極了的時候，倒反能自解自慰起來：『沒有人足以安慰我，我就自己安慰我自己好了。』——聯想特別迅速，稍有些悟心的人，常會這樣的。

八日夜的經過，彷彿是人的一生，夢幻一般去了來了，半夜的雷聲雨點，打在這停泊在江邊的船篷上，更激動起逸樵心的深處蹣伏着的悲哀。覺得人生已是這麼浮萍浪花一樣的漂泊着，其間還要經過顛倒的一切，漂泊之中還要漂泊，大自然的摧殘，疾風，猛雨，烈日，層冰，一把銳利的刀，已是拔出了鞘，架在頭上了，還有什麼可以補救呢？——一切的命運……生之命運……死之命運……

淒風不住地吹着船帆，

急雨不住地打着船背，

淅瀝，淅瀝，點滴，點滴，

如此哀怨的歌曲呵，

敢是爲我悲悼，

爲我痛哭？

我顧視來路，

又若是的隱約；

我瞻望前途，

又若是的渺茫。

唉！我的心呵，

將如何安放，

在這樣的旅途之上！

又夢一般的過了兩天，其間是經過了不盡的高山，不盡的森林，不盡的野花與蔓草，不盡的山泉，不盡的那東方朝陽，血輪一般的漸漸高升於雲際，透露於蒼蒼青山，茫茫碧水之間，無限的壯美，不盡的那西方晚霞，彩錦一樣縹緲的懶懶躺在碧天之上，無限的優美，不盡的海風吹着，激起不盡的波浪，發出那不盡的細碎的濤聲，與款乃的櫓聲，槳聲，拍船聲相響應，帆船儘是日出開行了，傍晚停止。

一個早晨，十時光景，船却停了，只聽到旅客們，水手們噪雜的笑聲與話聲。
『你為什麼不上去走走？』船家的女孩兒掀動了帳子說着。她以微笑還答她，但是沒有上岸去。

『為什麼此刻就停船了？』當船家的女孩兒在她面前走過的時候，她喊住了問她。『哦！你還沒有曉得麼？今天是清明節呢！』說時，她的兩手拍着，爛漫的天

真，在她歡樂中間流露了。『哦……』逸樵無聊賴地應了一聲，女孩兒也早走過了。

午飯以後，她站立在船頭上，春光透進了這一葉的帆船裏，『這樣的景色呵！』她不覺喊出：

船停時，

我立在船頭上閒望，

俯視——

流水滔滔地流動

浪花聚散不定；

仰望——

山峯層層地矗立，

森林廣漠無垠。

流浪生活之起始

何處的浮雲動蕩，

何處的紙灰飄颻，

何處的柳堤桃林，

更何處來的人們——

在山脚下側逕上，

成羣結隊在間行？

看呀：

盈尺的稻秧，

如氈的細草，

黃花與青梅，

莫不是歌舞歡躍，

如此襍豔，如此清麗的景象！

我的心沉醉了：

——縹緲——

像佇立在紫雲洞旁，

像在錢塘江邊眺望！

忽然間，

東風吹起我的蓬髮，

掠過眉頭，

一陣陣的春寒，

更撲進我的衣袖，

我覺醒了，

倦

旅

我是立在船頭上閒望，

一切的景象，依然夢影一般在移行，

眼前身週，

僅存留着我關不住的新愁！

II Piano 的幸運

逸樵自從到此不相識的地方來，工作與生活隨着這異常迅速的時間，開始運行起來，雖然這樣每日依時上臺，像發音機一般的開一二小時——這便是她的工作，——但那激越流動變換的空氣，實在沒有什麼使她能夠提述，就只有靜坐十分鐘以後，便自然的會憶起了：

這是上岸的一天，在船中已過了八日夜了，因為這是多麼冗長的時間，使她再不敢問了：『幾時到呢？』或者是『還有幾天？』一旦期望到的地方居然到了，那

麼，這種差不多意料之外的——其實本來必須到的，不過在盼望素切的人看來，是一種驚喜，一種驚喜而懷疑的：『真的麼，到了？』『自然，那自然是真的。』

『這條路不過五里，而且很平坦可以走的。』船家的女人對着她說。行李已搬到岸上了。『好！走罷！』她直捷爽快地答着。

在船裏，沉悶了多天，兩腳似乎要失掉了行走的能力，並且又是那麼的風景美麗……

道傍疎疎的樹林，合成了綠蔭，清影，遠處的童山隱約。將要經過一個小橋的時候，遠遠瞥見了兩個行人，漸漸地近了。

『呵！你不是新來的？……』

『是的！』她竟會承認了答着。

『我們昨天還到屯溪船上去問的；船上住了幾天？』

『剛剛是八天……』

『多麼長的時間呵！』

『哦！怎好，船家的路認識不？這位Miss袁，初從南京來，我正要与她到福音堂裏去，噢……！真好，方先生……』

她由不得回頭一看，一位瘦小身材的中年男子，正從後面慢慢地走來，這位是方先生，校中的庶務。『這位是新來的先生，我們在半途中剛剛遇到了。』

這樣之後，便各人開始分走各人的路。

這位方先生在後面指點着：『這遠遠的隱隱的便是黃山，……進禮門是屯溪與隆阜的分界處……這裏的瀑布，爲的是隆阜地勢太低，故在此一閘，阻斷他直流，……一帶紅牆，是戴東原先哲家祠，……那邊的主簿山新校基就在那山脚下……』

逸樵漫不經意的應了幾聲『唔』以外，心中只在默想這條然間的印象：

『一個較高大的身材，……行動帶着教會學校中的訓練，看去是富於經驗的，老於人情的，善於交際的，英文教師Miss胡。』

在這第一次的晚飯以後，一個十分瘦小的身材，她忘記了一時匆促間介紹的名，只知道，這是數理化教師，伴着那胡，曼聲地歌唱，琴聲和婉的響着。

在那清晨，傍晚，深夜，這歡樂的，活潑的，悲哀的，幽怨的琴聲，和着鳥聲，和着風聲，和着雨聲，發出那戀情戀家的哀曲，呵！

雨瀟瀟，

風蕭蕭，

陰沉天色，

如難破曉，

個裏情形，

有筆也難描！

上帝呵！

我心的指頭，

這淒情的永晝，

請從風雨中帶去罷！

除此以外，

告我，

什麼才是祈求？

這好像在無形之中預定了的，從此Piano的幸運，是作她們三個人的「靈魂寄居者」！

III Take Walk

逸樵在那無事的靜夜，思想各個人的個性，就她細微的觀察說起來，教務主任金女士，與體育教員閔女士，雖然獨具着那女性獨有的天然的美德柔和，究竟還是失之於毫無主見，犯了一般婦女的通病：「言不及義。」至於中二甲組的國文教員

程女士，從她的年歲方面說起來，至少是比一輩人富於經驗的，她也是研究文學的，但在這種美的自然境界裏，她却沒有什麼深切的欣賞……大概她四週的環境只造成了她一個終生的國文教員——至少——因為在這需要資格的時代，本來不容這種人來生存競爭，何況實在未必有使人景仰的地方，……數理化教員殷女士，帶着不少的青年的剛氣，但是特出於那幾位之中了；孤獨，寡言，一種蘊有熱情的，其他那些男女教職員，更沒有敘述的可能了……

逸樵的寢室，是在校的東角，這是一帶大小不勻的平房。她的間壁是號着舍務主任的寢室，但是舍務主任却是睡在那對面的同樣的一帶平房，金閔的寢室裏；於是這一間空房，便關閉起來。空房的一邊，却是那許女士的寢室了。那一邊靠逸樵寢室的，便是她的預備室，不久，當省視學來的時候，又改飾作閱報室了。

晚上四時以後，逸樵倦倚在牀上呆想，朦朦朧朧，作那歸鄉的晚夢，而每當這個時候，橐橐的足音，起於走廊上，簾帷一閃動，門聲接着呀呀的響起來，……

『Miss陳，take walk—。』『唔』，她就起來，向鏡裏掠一掠頭髮。門口正立着殷胡，還在無目的地向她窗內注視。

『你們二位多有興致呵！』

『你怎麼又睡了？晚涼的天氣正好呢！』殷說了，眼望着天空。

『我沒有完全睡着，只覺得是懶人的養養天氣，不由得不使我對他屈服了！好！去走走罷！』

經過走廊上，望得見對面窗內的影兒移動。

『Miss圖，校外去麼？Miss金呢？』

『噢，我來了，……Miss金也來了。』

於是她們就慢慢地走了，停步在校門口的石獅子邊。逸樵在這種空餘的時間裏，茫然的立着，任憑你用了何等偉大的手腕，也描述不出這大自然的神祕於萬一，四圍的山色，蒼蒼然的接連着雲海，雲海裏縹緲着無數的仙女，輕輕地在舞